

→情场眼色

□李月亮

有个朋友说，她打小喜欢看帅哥，不过心路历程在变，十几岁时看到帅哥，她会幻想冥冥中有一种魔力，驱使那帅哥走过来邀请她参加他的生日PARTY；二十几岁看到帅哥，她会想象冥冥中有一种魔力，驱使自己走过去邀请帅哥一起喝杯咖啡。而到了三十多岁，她终于变得理智，看到帅哥她会劝自己，别胡思乱想了，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。

前几天，这个忧伤的结尾又一次活生生地得到了验证：美国Facebook的高层克里斯和他的同性恋男友结婚了，老板扎克伯格还出席了他们的婚礼。两位高富帅幸

→素以为绚

□陈家萍

将一生以画作的方式呈现出来，这是一种极致的幸福。

雷诺阿便有幸拥有这种幸福。年轻的画家多有一位女友，她们充当模特，同时以脉脉含情的眸子与玲珑的身姿吹散了学子心头的郁闷，给他们带来春天的气息。

这些信奉自然的作家和画家们，以青年人特有的炽热爱着、依恋着这些女子，她们是自然之女，是情妇，也是恋人，是妻子，更是搀扶的手臂、温暖的眼神、珍贵的纪念、永生的依恋。她们是不可磨灭的记忆，是不可抹杀的历史。

尊重他们的文字和画作，同时也要尊重她们的红颜、衰老。西斯莱、塞尚、莫奈的早期女友后来都成为妻子。

绿衣的卡米儿给莫奈带来了荣誉；身穿白裙的莉丝第一次出现在雷诺阿的作品中，却遭到了“会

请问我性别合适吗

福地晒出了婚照（注意，不是婚纱照，因为他们都不适合穿婚纱）：一对大帅哥牵着一条狗走在森林中的石径小路上，阳光斑驳，绿树清新，整个画面和谐有爱，让网友们直呼“亮瞎了双眼”。只是剩女们看到此图后感情有些复杂，她们在洗睡之前悲愤留言：就不能留几个帅哥给女人吗？

也真是，帅哥资源本来就稀缺，他们还内部消耗，实在太不人道。不过从另一方面想，也该接受，因为很多优秀的女人也有女朋友了。

世界正朝着颠鸾倒凤的方向前进，而且这个趋势早已跳脱民

间，成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话题。拿美国来说，上个月奥巴马接受采访，就公开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，于是他成了美国历史上首位公开支持同性婚姻的总统。而早前希拉里也说过：同性恋者的权利同妇女的权利和争取种族平等的权利一样，均属普世人权。这两位大人物的态度显然在迎合民意—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接受同性婚姻了，虽然目前在美国的50个州中，只有8个州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，但调查显示，有47%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，高出43%的反对者比例。媒体分析说，只用了不到一代

人的时间，人们就接受了同性婚姻，这一飞跃实在令人惊讶。

于是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。不管是明星政要，还是平民百姓，都频频自爆“喜欢同性”，而大多数人并未因此受到歧视。前段时间当黄耀明在演唱会上宣布自己出柜，甚至当场迎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，并且随后就有粉丝翻出他和林夕的陈年情事，并为林夕对他的款款深情感动不已，丝毫未因世俗观念而觉得爱情受到了触犯或者亵渎。

过去人们喜欢说，爱情是不分年龄、地位、贫富、种族的，现在，我

们必须要在这后面补充上一个词：性别。

前几天众网友在拼最不可思议的分手原因，有一个人胜了，他说：性别不合适。这真是个最离奇又最合理的原因，而它又如此令人绝望——你嫌我穷，我可以发奋图强去赚钱；你嫌我胖，我可以发奋图强去减肥；你嫌我吵，我可以发奋图强学淑女。可是你嫌弃我的性别，这让我如何改进提高啊！

看来以后找对象，什么身高相貌家世背景，都得先放一边，我们最需要的是先问问人家：请问我性别合适吗？

→潮男潮女

□七七

苏苏一直自诩为正能量携带者，不仅携带，且在一切适当时机散发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开心果与知心姐姐合体。路遇一脸晦气、一肚子牢骚的人，苏苏如果不是不得已避而远之，就会勇敢地迎难而上，用正能量感化他、开解他，直到那苦瓜脸上绽出一朵小小的笑。

可是在苏苏有限的生命里程里，也遇到过这么几个无法匹敌的负能量扩散者，他们像一颗扫把星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，人心里那点小希望和小美好被他们那倒霉

雷诺阿：爱情犹如喝下午茶

散步的干酪加上一块大面团”的讽刺。以莉丝为模特的《穿着阿尔及利亚服饰的巴黎仕女》在1872年沙龙展中落选，这是莉丝和雷诺阿的最后一次合作，这年4月，她披上婚纱，另嫁他人。

1881年，雷诺阿完成《游船上的午餐》，左边正在跟小狗玩耍的年轻女子阿琳·沙里戈，是一位裁缝师。她侧着脸，胸口、袖口的蕾丝花边清晰可辨，黄色帽檐上的红花和微皱的红唇都表明，她是一位受宠爱的女子。

这年2月底，雷诺阿离开巴黎，去寻找异国情调。在旅居的阿尔及利亚，他发现一种别致的主题：一种“仙人掌与芦荟混合”的壮丽植被。

它们成为阿尔及利亚风景《野女谷》的主题。10月底，雷诺阿携阿琳再度踏上旅程，以朝拜的虔诚心情前往意大利。《金发浴女》是以阿琳为

模特创作出来的，她无名指上的金戒指，是两人私定终身的广而告之。9年后，两人才结婚，但，意大利之行，是两人的蜜月之旅。

意大利归来，雷诺阿曾请瓦拉东任模特。瓦拉东后来成为女画家，署名苏珊娜·瓦拉东，她于1883年产下一子，曾暗示孩子的生父是雷诺阿。

雷诺阿让阿琳和瓦拉东分别当《乡间之舞》和《城市之舞》的模特，这是对他俩气质的定位。阿琳是平民之花，瓦拉东则优雅高贵。他最终娶的是前者，和阿琳在一起，他才能彻底放松。

1885年，44岁的雷诺阿喜为人父。这年夏天，雷诺阿画了很多阿琳哺乳的画作。

秋季，雷诺阿首度前往位于法国中部奥布省的埃苏瓦——阿琳的出生地特鲁瓦附近。他数度在该

地小住，还购置了一栋房宅。为人父后，他终于结束了“用手推车即可搬迁甚至根本不用搬迁”的浪荡子生涯，生活趋于平稳。

这是一种回归。

他的笔下展现了一个理想的乡村世界以及积极、勤劳的妇女。他曾对儿子说，他只欣赏“那些不识字的村妇”。我想，他可能并不排斥会写会画的女子，他只是更欣赏村妇身上那种与泥土一样质地的拙美吧。

1890年，他与阿琳在第九区市政厅成婚。

经过岁月的洗礼，雷诺阿笔下的女子，更具风情。而青春一去不复返的阿琳很少出现在雷诺阿的画作里。

1896年，雷诺阿以蒙马特尔家中花园为背景，画出一家人——除了他本人。阿琳戴着一顶独特的缎

帽，成了一位体态臃肿的妇人。

1907年夏，雷诺阿买下科莱特的农庄，将其改建成一座宽敞舒适的现代别墅。能干的主妇阿琳在屋外空地上栽植橙树、橘树，还辟出一畦畦经济适用且美观的菜园。领着孩子们挎着菜篮采摘金黄果子的阿琳，体验到了丰收的喜悦。和雷诺阿的婚姻，是这位平民之女的最大收获。在众多美艳的爱人中，只有她成为忠实的妻子，幸运地陪伴雷诺阿共看夕阳美景，共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。

1910年，雷诺阿给50岁的阿琳留下一张肖像画。身着赭黄色睡衣的阿琳头发已灰白，体形庞大，小狗博博在她的右手臂上闭目酣然，她左手无名指上的订婚戒似乎在告诉世人：瞧，只有我笑到了最后。

5年后，阿琳去世。

苏苏想问的是：“你真不觉得这样说话很蠢吗？你真不觉得自己的说话方式很不专业吗？”

和他一起工作，你真会觉得世界一片灰暗，完全没有出路，不仅如此，还会觉得一切都是虚妄的、没有意义的，人生是没有价值的。就连闲聊小孩，未婚女苏苏只得拿哥哥家的孩子做话题，说了一会儿便会觉得那孩子完蛋了，这么多改不了的坏毛病，这辈子没什么指望了，也跟着唉声叹气起来。等回头一想，不对啊，宝宝多好小孩啊，干嘛要觉得人家没指望啊？看来，负能量的力道还真是不能小觑啊！

→滚滚红尘

近的房子，远的家

□童卉欣

表妹和表妹夫相识在某省会，大学时代于同所高校就读，相恋之后决定，不回家乡了，就在这人口几百万的城市扎根奋斗。

毕业了，他们分别顺利地在一家工厂和一所学校找到工作。领证后首当其冲的问题是：在哪安家？千挑万选，最后在离表妹夫工厂很近的一个小楼盘里选定了房子，那个地段虽偏，当时的房价还能接受。于是两家长辈凑出首付的钱，两口子自己还按揭。

他们俩工资合起来不到六千，扣了按揭后，经济上紧巴巴的，从此吃不起大餐、不出门旅游，可是有情饮水饱，小两口下班一同拎着菜回家做饭，周末骑单车去郊外踏青，小日子过得亲亲热热。

渐渐地，表妹夫呆不住了，他说厂里和他一样的技术工都跑到外地的私企打工，因为他们的行业技工供不应求，薪水能拿到厂里的几倍不止。

“爸妈年纪大了，贴我们的钱是养老钱，得还。你又怀孩子了，你看看周边养个孩子的费用，光幼儿园一学期都得上万，最主要这房子按揭还得好多年，离你上

班又那么远，你跑得太辛苦。就咱俩这工资……想着我就闹心。

我趁年轻，出去奋斗几年，把房子的事先解决了，再回厂里上班，压力就没那么大了，你看呢？”表妹夫跟表妹分析利弊，晓之以理。

表妹也愿暂时分离，换来将来更好的日子，同意了。

表妹夫不负众望，很快就在一家私企找到月薪两万的工作，只是流动性大，上半年在山东，下半年可能在广州，明年可能去了天津。他最初几个月的工资打到卡上的时候，表妹给双方父母买了衣服、补品，还无比欣喜地给我看手上的闪亮钻戒，要知道，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没这么奢侈。

孩子生下来了，姨妈姨父帮忙带，表妹夫只能在休年假和过节的时候回家看看。

表妹在离自己单位近的地方买了第二套房，旧房子租出去，以租还贷。

孩子三岁了，入园，上最好的蒙氏班，当然也是最贵的。

两地分居四年，表妹跟我说，“快了，等房贷还清了，他就不用出去了。我们有两套房，工资就算低点，旧房子的租金可以补贴生活。现在还差银行十几万，他再打

拼一年就差不多了。”

这最后的一年，不论大节小假，表妹夫却一律以工作忙为借口，有家不归了。

再后来，某夜，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打到表妹手机上，号码来自上海——表妹夫的“最后一年”工作地——他背着表妹又安了一个“家”。

那个女人说：我也为他付出了很多，我离不开他……

表妹抓狂地找老公，他却说：

我离开她，她就要自杀，你就别逼我了。

表妹近在咫尺的幸福家庭生活图景，就这样破碎在表妹夫双城两“家”的尴尬局面里。

最悔的是姨妈，瞅着三岁的外孙，泪眼婆娑。那天和表妹旧房的人送租金来，她却喃喃跟人家说：“我们不该放他出去的，他现在孩子也不回来住了，连家都不要了，我们只想着，只有一年，就能还完贷款了，还完就好了……”

租房户看着莫名其妙的老太太，又瞅瞅这套新房，说：您老有福气啊，有两套房呢！

